



传承千年的玉石文化

探寻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器

□ 张晶雨

“玉,石之美者。”谦谦君子,比德于玉。在古人心中,“玉”意味着美好、高贵与纯粹。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,玉文化绵延流传至今。

中华先民发现玉、雕琢玉、使用玉、钟爱玉,赋予了玉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,遗存下来保留至今的大量玉文物见证了中国文明史的起源、形成与发展。

甘肃省博物馆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殿堂之一,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。在馆藏文物中,玉器是较为重要的历史遗存。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玉器以齐家文化为核心,串联起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明脉络,展现了黄河流域玉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著名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:“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,那就是玉。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表示:“玉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综合物体现物。而这一文化现象为中国所独有而且长盛不衰。”玉器不仅是工艺与审美的结晶,更是古代社会制度、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的见证。本期通过深入解读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器,一同探索它们背后的历史与艺术魅力。



明雄鸡牡丹纹镂空玉带板

各个时期的玉器发展

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玉器,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,种类繁多,工艺精湛。这些玉器不仅展示了古代玉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,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、宗教信仰、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变迁。

新石器时代:新石器时代是玉器制作的重要时期,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齐家文化玉器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。齐家文化(约公元前2200年—公元前1600年)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重要文化类型,以甘肃、青海、宁夏为中心,其玉器以材质多样、工艺精湛、功能丰富著称。齐家文化玉器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,但系统研究则依托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。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,通过多省协作,汇集了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地出土的玉器精品。例如,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玉璧、玉琮,宁夏固原出土的玉斧等,均展现了齐家文化玉器的广泛分布与高度统一性。

齐家文化玉器以透闪石玉为主,兼有绿松石、蛇纹石等材质。其工艺技术已具备切割、钻孔、抛光等成熟流程,尤其是管钻技术的应用,使玉器形制更加规整。齐家文化的玉器以其厚重质朴、气魄宏大的特点著称,如馆藏的齐家文化玉璧、玉琮等,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独特风格。这些玉器在制作过程中,采用了精湛的琢磨技艺,展现了古代先民们对玉器的热爱和追求。

商周时期:商周时期,玉器制作技艺进一步发展,出现了更多精美的玉器。馆藏的商周时期玉器,如玉璋、玉人等,在制作工艺上更加精细,线条更加流畅,造型更加优美,不仅具有实用价值,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

秦汉时期:秦汉时期,玉器在礼仪、装饰等方面的应用更加广泛。馆藏的秦汉时期玉器,如玉眼盖、玉璧等,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玉器风格。这些玉器造型更加独特,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

唐宋明清时期:唐宋明清时期,玉器制作技艺达到了巅峰。馆藏的唐宋明清时期玉器,如玉带钩、白玉鹅、玉带板等,线条更加流畅,造型更加优美,同时,这些玉器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氛围。



西周至春秋时期玉瑱



汉代镂空龙纹玉璧



青白玉卧羊(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)

齐家文化玉璧

齐家文化玉璧是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玉器代表之一。玉璧是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类别之一,广泛应用于祭祀、礼仪、佩饰等领域。馆藏的两件齐家文化玉璧,定名为白玉璧和青玉璧。二者整体呈圆形,中央有一圆孔。白玉璧,直径为8.8厘米、厚0.9厘米、孔径2.4—2.7厘米,武威市皇娘娘台出土。青玉质,色青白,周边有黄褐及黑色沁蚀,局部为鸡骨白,表面光洁润泽。璧体近圆,扁平,厚薄不甚均匀,外边缘打磨痕明显。中心有单面钻孔,孔径两面大小不一,钻穿处留有裂纹毛茬,是齐家文化玉器中的标型器物。青玉璧,直径9.1厘米、孔径3.5厘米,广河县祁家坪出土。青玉质,璧体圆形扁平,表面光滑,琢磨规整。一面留有切割直痕,中心钻孔为单面钻。这两件玉璧不仅展示了齐家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,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。

齐家文化青玉钺

青玉钺,高14.2厘米、长6.2厘米、厚0.4厘米,征集品。玉料为青玉,整体色泽呈青灰色,上有黑褐色斑纹及黄沁,质地细润。磨制规整,体呈长条梯形。内部略窄且方角,顶边齐直。近顶边1.6厘米处有一个圆形穿孔,单面钻成,孔径0.8厘米。两侧边齐直。体中靠近短边1.1厘米处也有一个圆形穿孔,单面钻成,孔径0.7厘米。刃部双面磨出,刃线分明,刃口略弧且有斜势,两角稍圆,长边近角处有磕缺。属武器或礼器。

钺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,其形制似斧,以砍劈为主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大者称钺,小者称斧。”两者区别在于斧刃较钺为窄,钺刃较宽大,呈弧形,似新月。钺作为礼兵器,出现于早商,是许多贵族成年男子的陪葬品。到了西周时期逐渐减少,至西周晚期基本上消失。作为一种兵器,经过不断的改进,唐宋时期仍是一种主要的步兵武器,宋代以后,钺作为实用兵器基本上退出战争兵器序列。但值得一提的是,从先秦至明清时期,钺具有象征权力和威严的意义,因此在礼仪、祭祀仪式上经常可以看到钺的身影。

西周玉蝉

这件玉器长3厘米、宽1.9厘米,1972年灵台县白草坡M2出土。玉质为青玉,圆雕工艺。整体呈扁平蝉形,两面线刻蝉首、身、翼、足等部位。蝉首宽大,圆睛尖嘴,嘴部有一圆细穿孔。前肢前伸于头之两侧,呈趴伏状;身呈三角形,以两道复线表现节纹,前宽而尾尖;两翼伸张,后肢外撇,与尾构成三个突出部分。

玉蝉是一种常见的古代玉器。在古人看来,蝉是清高声远、洁身自好的象征,因此蝉的造型很早就为中国先民所使用,生以为佩,死以为琯。西周以来,人们相信玉有使尸身不腐的作用,春秋战国以后,人们开始在逝者口中放置小件玉器。而放置于逝者口中的玉器就称之为玉琯,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玉琯蝉。至汉代盛行厚葬,因此这种风俗到汉代尤为流行,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。自汉代以来,皆以蝉的羽化比喻人能重生,寄托着人死后蛰伏于地下精神不灭、生命往复,有朝一日像蝉一样破土而出、获得新生的愿望。

西周玉人形铲

玉人形铲高17.6厘米,1967年灵台县白草坡M1出土。圆雕工艺,人物裸体站像。发辫虎首蛇身盘成堆髻。长脸,阔鼻,深眼窝,大耳,厚唇前突,两手捧腹,两腿间呈“8”形镂空,双足并拢作铲形。

西周玉人形铲

甘肃省地处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,其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呈现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特点。例如,汉代玉器常以瑞兽、龙凤为主题,线条流畅且注重对称性,既继承了中原礼制文化的庄重感,又吸收了西域艺术中夸张的动态表现。此外,馆藏玉器的历史分期具有多样性。从史前至商周时期玉器以实用器为主,如玉斧、玉琮等,造型古朴,纹饰简约,体现早期玉器作为工具和礼器的双重功能。汉唐宋元时期玉器工艺达到高峰,如汉代玉带钩、玉佩等,雕刻精细,纹饰繁复,常见螭龙、云纹等图案,彰显贵族身份与权力象征。明清时期玉器受民间艺术影响,玉器风格趋向生活化,如玉鹅、玉带板等实用器物增多,纹饰更注重吉祥如意意。

馆藏玉器代表

西周至春秋时期玉瑱

玉瑱长11.5厘米、宽3.5厘米、厚0.3厘米,征集所得。青玉料,色灰白,有黄褐或灰白沁斑,质地细润透亮。弧形片状,共三块。每块两端边齐直,并各有一个单面钻小孔,制作规整。

玉瑱,是一种佩戴饰物。在中国古代与玉琮、玉璧、玉圭、玉璋、玉琥等,被人们认为是“六器礼天地四方”的玉礼器。《周礼》记载: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: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。”六器之中的玉瑱、玉琮、玉璧、玉圭等四种玉器,历史最悠久,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,是玉组佩组成部分,由不同种类玉饰穿缀而成,结构和形式复杂,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玉组佩更是演变出了不同的款式。此外,玉瑱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是女性的象征,并仅限于个人饰件体现其社会地位的象征性。步入良渚时期后,琮、璧和钺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,成为重要的社会权力象征,标志着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,社会成员的地位、等级和财富分化明显加剧。

汉代镂空龙纹玉璧

玉璧通高11厘米、直径6.9厘米、孔径2.4厘米、厚0.4厘米,征集品。玉料为青玉,整体颜色为青灰色,有灰白沁。琢磨成形,体呈平片状。下部呈圆形,中有圆孔,孔径小于肉宽,三分之二雕稀疏谷纹。龙首与龙尾出于璧廓之外,腹部镂雕在璧孔之上的内部,有三个一端弯钩的三角状镂孔,其中下部两个镂孔左右对称。龙昂首,躯体屈曲,尾部卷而上贴首后,有腾空而起之势。龙首尾之间有一个不规则的大镂孔,龙嘴上有一圆形小系孔。

东汉玉眼盖

玉眼盖长5.1厘米、宽2.6厘米、厚0.2厘米,庆阳正宁县湫头公社西侯郎汉墓出土。白玉质,有裂纹,右盖眼下侧有残缺。椭圆形叶片状,表面弧凸,两端各钻一孔。此为贵族墓葬中缀于玉覆面上压眼的葬玉。

玉眼盖是玉覆面的一个组件,是古人专门为死者而设的葬殓玉饰。古人认为玉有神奇的特质,可以保证死者尸身不腐,是两汉玉衣制度的滥觞。用玉殓葬的做法早在四千年前就出现了。到西周时期,丧葬用玉才形成制度,出现了放入逝者口中的玉琯、握在手中的玉握和盖在脸上的玉覆面等。东周时期,开始在死者穿的衣服上缀一些玉,这就是玉衣的雏形。到了汉代,葬玉更为普遍,帝王和权贵们迷信玉的防腐作用,他们死后除了身穿玉衣外,还要在胸部和背部放置几块玉璧,并且搭配用玉做成的眼盖、鼻塞、耳塞、口琯等玉器。

前凉时期的青白玉卧羊

青白玉卧羊高8厘米、长15厘米、宽6厘米,武威市灵台台旧址出土。青白玉质,微透绿色,表皮局部有黄褐斑,造型饱满,琢磨光滑。圆雕成卧羊。昂首,大眼圆睁前视,双角向后下弯并紧贴颈背,双耳后贴角侧,四腿曲于腹下,呈静卧姿势。眼、鼻、嘴俱用阴线刻出。

“水之精为玉,土之精为羊”。在中国数千年玉文化长河中,羊一直是玉雕工匠最喜欢雕琢的动物之一。古人认为羊是吉祥的生灵,羊亦是美好的象征,这或许与羊的形体肥美、性格温顺有关,从而羊也隐含着吉祥、德望、公正的象征意义。从造型艺术上看,不同时期的玉羊都有自身的特点。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考古资料中可知,玉羊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,此时期玉器中羊的形象,

玉器风格及文化内涵

甘肃玉器多采用本地玉石资源,质地温润且色泽多样。雕刻技法上,既有传统的阴线刻、浮雕,也可见镂雕和圆雕技艺,材质与工艺具有独特性。玉器的文化内涵也具有多样性:(1)中国古代礼制与权力的象征。玉器自古是等级制度的物化体现。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刀、玉钺、玉璧等礼器,反映了“以玉事神”的祭祀传统和“君子佩玉”的道德规范。(2)宗教与信仰的载体。馆藏的齐家文化玉璧反映着古人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,玉器中的瑞兽纹饰,同时兼具辟邪与祈福功能,反映着古人精神信仰的世俗化需求。(3)丝路文明的见证。馆藏玉器中西周时期的玉人则带有胡人形象,展现了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流。(4)自然与和谐的审美追



西周玉人形铲

皆为正视羊首,多系半圆雕为之。造型轮廓简练,细长眉,“臣”字目,眼、鼻、角等部位夸张处理。表面细节皆以双钩阴刻技法雕琢,线型由两条较匀细的平行阴刻线组成。羊首之双角,并置于额头上方,作盘卷状,向外展伸,尖端亦朝外,额头或有套菱纹装饰。

元代兽首螭纹玉带钩

玉带钩整体长12厘米、宽2.4厘米,定西市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出土。青白玉质,表有灰白和黄褐沁斑。带勾勾头扁宽,呈兽头形,面额较为平整。肚面浮雕螭纹,螭身呈弯曲爬行状,背部呈黄褐色。钩背面为圆形钮,钮柱上附有黄色丝质编织带。

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,又称“犀比”。多用青铜铸造,也有用黄金、白银、铁、玉等制成。自西周至汉晋,男性贵族服饰中,皮带主要是凭借带钩系结,所谓“带约其要(腰)”,钩挂于带”。带钩是身份的象征,带钩所用的材质、制作精细程度、造型纹饰以及大小都是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。

明代雄鸡牡丹纹镂空玉带板

排方长5.1厘米—7.6厘米、宽3.3厘米、厚0.7厘米,1955年兰州市西园明墓出土。青灰色和田玉镂雕而成,包括三台1、弼辅4、圆桃4、钝尾2、排方7,均透雕牡丹花枝,边缘有界栏。其中四块较大的长条排方,雕饰最为精美,于繁花密叶间配置一对雄鸡,构图繁缛,富于变化,显示出工匠高超的技术造诣。

佩戴玉带的等级制度始于唐代,延续至明清时期。在唐代官员的服饰特点是穿长衫,所以腰间要用革带束住,玉带板是装饰于腰带上的饰件,玉带板是镶嵌于皮革腰带上的玉饰物,在带身的方形或椭圆形玉板称作带銙(排方),带末端的圆首矩形玉片称为钝尾。这些玉带板背面四角有穿孔,可以镶嵌在衣带上。玉带板既是装饰品,又是实用品,同时还代表佩戴者的官职,是显示权位尊卑的象征,在唐代文武三品官以上才能使用玉带板,而且官品大小不同,所佩戴的玉带板数量和质量也不相同。



►西周玉蝉

求。中国古代玉器强调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甘肃玉器亦不例外。玉雕常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与色泽,如青玉钺。此外,纹饰中的动物、植物纹样,均体现对自然美的体悟与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。

在中华文明长河中,玉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内涵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文化的传承者。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玉器藏品,既是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缩影,也是甘肃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往来通道的文化见证。其风格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多元创新性,文化内涵则涵盖礼制、宗教、民俗等多个层面。

(作者单位:甘肃省博物馆)